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## 第一三四回 玉鏡中難迷八道 晶光內又試三鯨

豁達啞然良久，乃跪而言曰：「前者父王將吾兄妹二人拜及仙宮門下，望修大道，以成仙品。臨行之際，兒女依依不捨，父曾言曰：『爾等休戀家庭，各宜跳出塵囂，成爾正覺。』吾兄妹迫於父命，不得已而追隨吾師。至今大道已有得矣，吾父又出此言，豈不廢於半途，前功盡棄？依兒所說，父以王位另選是山之賢者傳之。待兒再從仙師，將道習成，以好超升九玄七祖。」豁達言畢，善訣亦跪而稟曰：「女子及笄適人，原係古禮。但兒已紅塵跳出，適人之說，斷不敢從。」狄王聞言大怒，曰：「明日吉星照耀，正宜傳位，亦好出閣，習道一事，休再言之。」當傳山內蠻奴，明日張燈結綵，朝賀新立小狄王。又命寄信西域，囑夷王遣子親迎女兒焉。

兄妹二人見父母怒甚，不敢再諫。酒肴飲畢，扶持父母入室，安寢後，始行退出。豁達私謂善訣曰：「父意已決，如何脫逃？」善訣曰：「不知風車可還在否？如其尚在，吾兄妹暗暗乘歸萬星臺去，此禍乃可免矣！」豁達點首，遂出尋之。幸而風車尚在穴外，豁達喜甚，忙呼善訣同乘。殊不知風車絲毫不動。善訣曰：「風車飛騰，其中必有妙訣。不知其訣，安能使之飛騰哉？」豁達曰：「此訣必要昨日推車男子，方可知之。」

妹且等候一時，兄去尋來。」言已下車，遍處尋覓。尋至一小小土穴，果見推車男子臥於其內，鼾聲如雷。豁達近前，將彼推醒。男子曰：「正好酣臥，何人推吾？」豁達曰：「爾試睜目視之。」男子視而驚曰：「小狄王也，呼醒蠻奴，有何吩咐？」豁達曰：「爾隨吾去，自有所使焉。」男子果然穿衣出穴，直隨豁達來至車前。豁達曰：「吾無他命，命爾仍將風車推吾兄妹二人回萬星臺耳。」男子曰：「此車有一符篆，欲推則黏於車首，始可騰空。若無此符篆，焉能驅之得動？」豁達曰：「爾符篆安在？」男子曰：「昨日將車推回，仍付與老狄王矣。」豁達曰：「既在老狄王手中，如何得出？」正思盜符之計，男子倏然驚曰：「穴內燈火交明，老狄王出矣！」轉瞬間只見數十燈火，照如白晝，齊聲呼曰：「山後山前蠻奴聽著，今有小狄王兄妹乘夜逃走，可分四路以阻之。」呼已，牛角一鳴，響徹滿山，人人爭先，四處尋捕。豁達兄妹知不能逃，忙應之曰：「吾兄妹在此，爾輩胡張皇若是？」狄王聞得兄妹尚在，怒呼入穴，命人羅守，不准遠行。兄妹計無所施，惟悲泣而已。狄王曰：「兒為是山之王，一呼百諾，尊重極矣。女兒為西域夷王之媳，享福不盡，異日王位傳爾夫婿，爾身又為王后，更見尊榮。究何不足於心，而悲泣乃爾？」豁達兄妹也不回言，心念中惟祈仙師大施法力，救出通山。一夜愁思，難為人告。

天光發曉，合山蠻奴齊集。狄王命豁達登位，蠻奴濟濟，分班朝賀。朝賀剛畢，西域夷王已遣數百夷奴來接善訣。狄王迎入，命宰牛羊以款之。宴畢時，親扶善訣上車，蜂擁而去。

三緘見豁達兄妹迷於玉鏡，久不醒轉，又傳衝雲閣八道。

八道聽得師傳，忙至臺前，兩旁侍立。三緘曰：「爾等自衝雲閣追隨於吾，奔走途程，苦無暇日，不知大道可以得半乎？」八道曰：「承師指點，雖未全得道旨，而扶衰不老之理，頗已知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可謂將成矣。吾有一鏡在茲，爾四人一鑒，鑒後，吾即傳以移步換形之道焉。」八道聞言，欣喜不已。

三緘先命年長四人，向鏡一照，昏昏欲倒，各將元功默運，依舊清醒不迷。復又照之，坦然無事。四道曰：「一鏡耳，何厲害如此？」於是上前細觀，見得鏡中現有八字云：「大道已成，道根不昧。」八字而外，並無他物焉。四道回覆三緘，三緘喜曰：「爾四人立在一旁，待彼四道鑒之。」後之四道對鏡一視，昏倒在地，暗思：「是鏡迷人，非元功莫破。」急將元功運用，運至三四匝，盡皆蘇轉，亦向鏡前細細視之，中現四字云：「根深道固。」視已回覆。三緘合贊之曰：「心堅道固可衝雲，入道原來器宇新；自此長為天上客，誰云人不作仙真？」贊畢，仍命歸廬。

卻說善訣自上寶車，為夷奴後擁前呼，推出通山崖口。車中俯視，其崖高有數百丈。善訣遂命狄婢傳宣夷奴，在此崖頭暫駐片時，夷奴聞之，不敢有違，將車駐下。善訣暗想：「如不趁此盡節，時刻再遲，一到西番，難以保真矣！」主意已定，移步出車，假意玩水觀山，竟到崖弦，翻身跳下。一驚而醒，用目周視，仍在講道臺前。回顧乃兄，尚未甦醒，推之數次，一如死然。三緘喜曰：「不貪王后享榮華，一片堅信心可嘉；自此道成超七祖，女仙誰說只姑麻？」贊已，命歸蓬廬。

豁達在穴，聞報善訣墜崖全真，稟告狄王，要親臨一祭。

狄王許，豁達遂帶蠻奴數人，來至崖頭，泣而言曰：「吾妹殞命全真，可對師矣！兄在穴內，如何能脫此身？」正悲泣間，蠻奴驚曰：「善訣公主不願下嫁，墜崖死了。恐吾小狄王亦是如斯，吾等何以復命？」豁達聞此，觸動脫身之舉，亦墜崖而蘇。三緘曰：「狄王之位貴何尊，情願投崖捨此身；如是堅心曾有幾，焉能不做玉樓人？」獎諭一番，命歸廬內。

再言野馬自與熊、鹿結為兄弟，各居一洞，霸據一方，百里內之水怪山精，稱臣任役者不計其數。野馬此際好不僥倖，從師學道之念，已不知付於何所。一日在洞獨坐，倏然熊、鹿二妖飛奔而逃，曰：「馬兄快執器械，助吾一陣。」野馬訝曰：「爾與何妖爭戰，如此倉皇？」熊妖曰：「吾等今日遍山搜取樵子，以供鮮酒。搜至後山，遙聽樵斧丁丁，響徹林外。吾兄弟飛奔前去，只說探囊取物，誰知剛近樵子身邊，樵子見吾二人，怒目言曰：『爾如戰我得過，願為爾食。否則，熊掌鹿脯，吾俱要嚐嚐滋味。』吾等以為，一介樵子，有何法術？遂與之賭曰：『如吾兄弟戰爾不過，脯掌隨爾餐之。』樵子曰：『爾言既出，休生後悔也。』吾曰：『大丈夫言出必隨，何悔之有？』樵子曰：『如此，待吾結束後，與爾等一試武事。』吾諾，暗乘樵子結束未妥時，一擁上前，將彼圍定。樵子不徐不疾，展開身勢，持斧一舉，其斧愈長愈大，其身愈長愈高。吾等見之，已懷怯意。略鬥數合，知不能敵，敗逃山北。樵子不捨，隨後追逐。若非抽身得快，早為一斧劈破矣。故到此來，祈兄助之。」野馬不信樵子有如斯兇惡，遂提鐵棒，走至山坳。正遇樵子東張西望，尋找熊、鹿二妖。野馬吼曰：「爾屬何人？敢來吾山放肆乃爾？」樵子不答，即持手斧與野馬戰。戰了三四次，野馬覺得斧重千斤，難以支持，欲敗下來，待熊、鹿接戰。豈知掉首回顧，未見二妖。野馬無可如何，回身又戰。突被樵子一斧打下，猶如山嶽壓著鐵棒，鐵棒捉拿不穩，竟墜於地。樵子遑步而至，扭定野馬。野馬掙持數刻，身不能脫，化出原形。

樵子乘機翻身上背，緊緊跨著。野馬四蹄奔放，只想拋脫樵子。

誰料樵子在背，愈騎愈重。野馬不能勝人，遂倒地而臥焉。樵子罵曰：「爾不耐馱吾耶？待吾誅之，以除此山之害。」罵已，持斧劈頭一下，野馬駭極而醒。三緘斥之曰：「野馬生來性不馴，背吾又是一番心；如斯頑梗如斯蠢，大道焉能習得成？」斥罷，逐出萬星臺。野馬扯著師衣而泣曰：「自此習道勤勤，萬不敢違背師訓。望師恩施一絲，留下弟子，再習數年。如其桀驁如前，任師驅逐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可。前此混元、轉心、蛛虎盡皆驅逐矣，何獨容爾乎？」野馬無詞，大哭而去。

三緘思曰：「及門弟子，物類甚多。水族之中，吾再試之。」當將三鯨傳至臺下。三鯨拜舞畢，跪而稟曰：「師傅弟子，有何指示？」三緘曰：「道中之道，爾等可能盡悉乎？」三鯨曰：「承師不鄙水族之微，不辭指點之力，而今稍知一二矣。還冀循循善誘，以入道門。倘獲修成，不忘師教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果不忘師教耶？」三鯨曰：「永不忘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或忘之，又將何說？」三鯨曰：「隨師斥逐，無有異言。」三緘遂舉玉鏡，向三鯨一照，三鯨盡立，不動亦不言。三緘暗思：「三鯨為鏡光所迷，應倒於地？何立而不動如此？待吾於鏡中窺之。」

